

上博九《陳公治兵》考釋

陳炫璋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提 要

上博九《陳公治兵》中涉及楚王治兵、楚國戰史、出師及陣式等諸多層面。當中的許多問題及簡文的編聯，網路上及學者討論甚多。本文在分類上大致依據林清源之說，至於第三部分，林清源定名為「陣法」，本文認為此部分除了講陣法外，當中還涉及到出師之禮，因此將第三部分以「出師及陣式」類命名。關於簡文的編聯，由於《陳公治兵》全篇殘缺嚴重，造成整理上的缺憾，部分文句甚至難以找到歸屬及編聯，即便如此，本文仍致力探求簡文字詞的意義，力求通釋，以期深入探究簡文中的意旨。

關鍵詞：陳公治兵 出師 陣式 戰史

上博九《陳公治兵》考釋

陳炫瑋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上博九《陳公治兵》中涉及楚王治兵、楚國戰史、出師及陣式等諸多層面。當中的許多問題及簡文的編聯，網路上及學者討論甚多，尤其是林清源的〈《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①對此篇作完整的考釋及編聯，同時對《陳公治兵》中的部分字詞有更深入的見解，但當中仍有一些問題值得再進一步細究，今將其中的幾個問題列出來討論，以供學界批評指正。

根據林清源的研究，《陳公治兵》主要可分為三個部分，即「治兵」、「戰史」、「陣法」三組，筆者基本上同意這樣的分法，不過第三部分的「陣法」內容還應包括出師禮，故本文第三部分稱之為「出師及陣式」，以下就這三個部分中的幾個字詞來加以探究。

二、「治兵」類簡文釋讀

此部分中主要是涉及大蒐禮及楚王要陳公狂整師的內容，楚王想藉由大蒐禮模式來檢視整個軍隊的進退行進情況。簡文一開始言「楚邦少（稍）安」，楚國

① 林清源：〈《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第四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11月22日、24日），頁115-148，後又加以修改，即後文所指2014年6月25日修訂稿。

經歷過一些內亂或外患後，楚王想實施大蒐禮來整頓軍隊，這與《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記載晉文公（697B.C.-628B.C.）入國後，欲用民，子犯（生卒年不詳）認為民未知禮，因此晉文公乃「大蒐以示之禮」。^② 晉國在經歷過惠公（?-637B.C.）、懷公（?-637B.C.）及秦晉韓之戰，國內亂結束後，晉文公亦透過大蒐禮的方式來教導百姓進退，與簡文此部分可相參照。至於「整師」簡的編聯問題，本文大致依林清源一文，^③只是簡 14 所談的是「踵軍」情況，疑應放在簡 9 之後，而簡 12 則是此部分的最後，但因為本篇簡文殘斷嚴重，部分文意仍難以編聯，今暫時存疑。為了便於討論，茲將相關的簡文逐錄於下：

王_返（適）_邠之行，楚邦少（稍）安。君王_女（焉）先居_深（深）_重（密）之上，以_翟（觀）_帀（師）徒_女（焉）。命（令）_帀（師）徒殺取禽獸_豸（雉）兔，_帀（師）徒乃_亂（亂），不【1】

☐此，君王不智（知）_性之無裁（才），命_性_相（相）執【6】事人_整（整）_帀（師）徒，^④不智（知）進_帀（師）徒_進（極）於王所，^⑤而_止（止）_帀（師）徒_呼（呼）？不智（知）_元啓卒_陵（陵）行，述（遂）內王卒而毋_止（止）_帀（師）徒【7】徒_呼（呼）？」王胃（謂）陳公：「女（如）內王卒而毋_止（止）_帀（師）徒，毋亦善_呼（呼）？」陳〔公〕☐【8】

既聽命，乃_整（整）_帀（師）徒。陳公乃就軍執事人：「君魯☐【9】

②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以下簡稱《左傳》），卷16〈僖公二十七年〉，頁268。

③ 關於簡文的編聯問題，林清源有另文詳論，見氏著：〈《上博九·陳公治兵》簡冊復原問題》一文，待刊。

④ 「相」有「助」之意，《左傳》，卷42〈昭公四年〉，頁726：「晉、楚唯天所相」，杜預《注》：「相，助也。」

⑤ 「互」與「極」在古文字時常相通，見裘錫圭：〈是「恆先」還是「極先」〉，《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頁326-337；單育辰：《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5月），頁217-218。「極於」一詞見於（三國）王肅：《孔子家語》（鄭州：中州古籍，1991年10月），卷8〈屈節解〉，頁54，意為至於。

童（踵）之於後，以厚王卒，三鼓乃（而）行，^⑥探（深）內王卒不_出，述（遂）鼓乃（而）行。君王_喜（喜）之，_女（焉）命陳公性寺=（持之）。

陳公性【14】

又_還（復）於君王，以_經（懲）帀（師）徒，帀（師）徒_膚（皆）懼，乃各得其行。陳公復聽命於君王：「君王不智（知）臣之無_裁（才），命臣（相）執【10】事人（整）帀（師）徒。執事人必善命（令）之，命（令）_棖（相）_敷（輔）_緩（援）。^⑦五人於吾（伍），十人於行，^⑧行_戚不成_輶（卒），^⑨_銜（帥）_輶（卒）命（令）從_灋（法），小人將【11】車爲_室（主）_女（焉）。或（又）_時（持）八鼓五_禹（稱），鉦_鏡以左，鈇_釭（鐙于）以右，金鐸以坐，木鐸以起。鼓以進之，_鞀（輦）以止之。〈_謁滿〉【13】以_戕（壯）士，〈_喬山〉以退之。又（有）所_胃（謂）_鬼（威），又（有）所_胃（謂）_恭，又（有）所_胃（謂）_綌，又（有）所_胃（謂）_一，又（有）所_胃（謂）_勅（專）。」

陳公性_女（焉）_巽（撰）楚邦之古（故）。【12】

以下本節就針對此部分簡文中的幾個問題來進行釋讀。

-
- ⑥ 「乃」讀為「而」，詳見俞敏監修，謝紀鋒編纂：《虛詞詁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頁6。
- ⑦ 相輔援，即「助輔援」，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2月），卷2〈吉驗篇〉，頁94：「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
- ⑧ 鍾兆華：《尉繚子校注》（鄭州：中州書畫，1982年11月），卷3〈伍制令〉，頁56：「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至於「行」，古代兵制是二十五人，《左傳》，卷4〈隱公十一年〉，頁81杜預《注》：「二十五人為行」，簡文所述與文獻的說法不同。
- ⑨ 卒，百人為卒，「不成卒」，即聚集起來無法構成一支整齊的軍隊行列，（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9月），卷10〈議兵篇〉，頁268：「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情況正好與此相反。

(一)「𡗗(深)𡗗(巒)之上」

原整理者陳佩芬釋作「災亂」。^⑩對於「災亂」的批評，許多學者及林清源已談論甚多，^⑪本文不再贅述。不過林清源將「災」字釋為「灾」，並認為此字是「火」字繁體，「火」再通讀為「危」，^⑫筆者認為此說未必準確。此字與簡 14「𡗗」上部所从幾乎類似，或認為「灾」字所从的「火」旁上面橫畫作「一」形，「𡗗」字中間所从上彎作「ㄣ」形，二者構形有別。^⑬不過「𡗗」字「𠂔」部件中，上面橫畫寫作「一」形亦見於楚簡，如上博八《李頌》簡 1 作「𠂔」。且以往對「𡗗」字結構又有不同的看法，甲骨的「𡗗」字作「𡗗」（《合集》6934），劉釗認為象以手採取狀，應為「探」之本字。^⑭但到了戰國時期，「又」形或類化成「火」形，如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194「深」字作「𡗗」，因此趙平安認為「𡗗」是𡗗燭燭的本字，从火在穴中會意，本意當為微火，^⑮不過也有保持手形的，如「𡗗」（上博七《凡物流形》甲本簡 7），凡國棟認為此字應該是從𡗗從土之字。^⑯簡文此字雖從火，但「火」或為「𠂔」之類化，仍可釋為「𡗗」。「𡗗」通「深」，本身就有高之意，《左傳·文公十二年》：「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孔穎達《疏》：「深者，高也」，^⑰不必再轉輾通讀。至於「𡗗」字，張崇

⑩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2012 年 12 月），頁 170。

⑪ 林清源：〈《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頁 128-129。

⑫ 同前註，頁 129-130。

⑬ 引自林清源一文，同前註，頁 129。

⑭ 劉釗：〈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9 月），頁 113。

⑮ 趙平安：〈釋「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 12 月），頁 123。

⑯ 凡國棟：〈上博七校讀雜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61#_ftn5），2009 年 1 月 8 日發表。

⑰ 《左傳》，卷 19〈文公十二年〉，頁 331 孔《疏》。林清源：〈《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2014 年 6 月 25 日修訂稿），頁 10 亦認同「𡗗」字可能也是「𡗗」字，因隸化訛寫成「灾」。

禮認為「𨾏」讀爲「𨾏」，¹⁸此說可信。《說文·言部》「𨾏」之古文作「𨾏」，包山楚簡「亂」形就作「𨾏」（簡 192），「𨾏」通讀「𨾏」應可成立。

（二）禽獸「𨾏兔」

「𨾏」，多數學者認同讀爲「雉」。此通假亦見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簡 2：「昔高宗祭，有𨾏雉于彝前」，今本《尚書·高宗彤日》：「高宗彤日，越有雉雉。」「𨾏」即通「雉」，¹⁹因此反過來看，「𨾏」通「雉」沒有問題。

（三）「不智𨾏啓卒𨾏行，述內王卒而毋𨾏币徒𨾏（呼）」句探究

「啓卒」，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陳佩芬釋「啓」爲「開導、教導」之意。²⁰曹建敦認為：「啓卒，陣行中先啓行之卒（非單個兵卒，指單元步卒），也即前卒」。²¹張崇禮釋爲：「啓，發、發動」，²²林清源亦持相同的看法，解爲「啓動士卒」。²³筆者認為「啓卒」當如曹建敦所釋，但曹建敦認為「啓卒」是前卒，恐非。《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盧蒲癸爲右，啓。」杜預《注》：「左翼曰啓」。²⁴「啓卒」即左翼部隊，先鋒軍隊在《左傳》中稱「先驅」。本句出現「𨾏……乎」的格式，張玉金認為這種句式「表示不十分肯定的估計或推測，……可譯爲『大概／可能／也許／大約……吧』」。²⁵此句是陳公狂向楚王提出一個可能

¹⁸ 張崇禮：〈讀上博九《陳公治兵》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2009），2013 年 1 月 29 日發表。

¹⁹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2013 年 12 月），頁 169；劉樂賢：〈讀上博五《競建內之》筭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8），2006 年 2 月 20 日發表。

²⁰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頁 176。

²¹ 曹建敦：〈上博簡（九）《陳公治兵》研讀筭記（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2032），2013 年 4 月 3 日發表。

²² 張崇禮：同註 18。

²³ 林清源：〈《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頁 133。

²⁴ 《左傳》，卷 35〈襄公二十五年〉，頁 604。

²⁵ 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虛詞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 3 月），頁 404。

的情況：「也許／大概啓卒**夔**行，遂內王卒而毋止師徒吧」，從後文「女內王卒而毋**止**（師）徒，毋亦善**虐**（呼）」一句來看，可知楚王最想要的情況是：「內王卒而毋**止**（師）徒」。「內」，讀為「納」，有引而入之意，²⁶引申有編入之意。「王卒」應是楚國最精銳的部隊，楊伯峻認為「王卒」是楚王的禁衛軍。²⁷「止」，有停留、逗留之意。《孫子兵法·九地》：「輕地則無止」，²⁸李零解讀作：「入敵境不深，士卒之心未專，宜做進一步深入，故不可停留。」²⁹簡文中的「毋止師徒」就是指不要讓軍隊在原地停留，造成部隊停止不進。部隊之所以會有停留現象可能因為各路會師時出現亂次，或其他外力因素，造成其他偏師散入主力部隊時無法即時整編，故陳公狂此次整師的目的就是要各路會師時，可以立即整編入王卒，不會造成全軍必需停留下來整師。

現在回頭再來看「**夔**行」一詞。學者對此詞有不同的看法，曹建敦讀為「陵行」，指侵犯其他行列，即文獻之「干行」。³⁰蘇建洲讀為「屯行」，集中行進。³¹林清源則讀為「領行」，解為引領行伍。³²筆者認為「**夔**行」讀為「陵行」是可從的，此詞常見於漢代出土的老子簡帛本中，如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25：「陵行不〔避〕矢（兕）虎」，《老子乙本》186上：「陵行不辟（避）兕虎。」³³北大老子簡35：「陵行不避**豸**虎」，³⁴「陵行」即在山地行走。此段可能是描述各路

²⁶（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卷6〈燕禮〉，頁160鄭玄《注》。

²⁷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5月），頁807。

²⁸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3月），卷下〈九地篇〉，頁240。

²⁹李零：《〈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4月），頁76。

³⁰曹建敦：〈上博簡（九）《陳公治兵》研讀劄記（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2036），2013年4月23日發表。

³¹蘇建洲：〈初讀《上博九》劄記（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8），2013年1月14日發表。

³²林清源：〈《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頁133。

³³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6月），頁4、194。

³⁴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2012年12月），頁128。

會師時的情況。楚軍打仗有分進合擊的現象，可從三條史料來看：（一）《左傳·文公十六年》記載楚國與庸人作戰，當時子揚窗認為「庸師眾」，不如復起楚國的「大師」，且會同王卒「合而後進」。³⁵（二）《左傳·成公十六》記載晉欒書（?-573B.C.）指出楚軍有「六間」，其中包括了「在陳而蹢」、「合而加蹢」，³⁶原本獨立的各陣營就不整肅了，聯合起來時更加喧嘩。（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屈建（?-545B.C.）討伐舒鳩時，吳軍來救舒鳩，當時子彊等五人先以私卒擊吳師，後來再「簡師會之」，共同擊敗吳師。³⁷從這三例來看，楚軍有分進合擊的現象。古代打仗最忌軍容「輕而不整」，³⁸軍容一旦混亂，往往就會遭來敗仗。訓練有素的軍隊應該是「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因此必需在承平之時即訓練好各路陣營分進合擊的情況，以免到了戰場，呈現亂次。如楚國的屈瑕（?-699B.C.）討伐羅國時，軍隊渡過淇水時呈現「亂次」，最後就打了大敗仗。³⁹又如宋軍與齊軍駐扎在郎地，宋師也因軍容「不整」，⁴⁰結果被魯國打敗了。楚共王（600B.C.-560B.C.）派軍去救鄭國時，當時鄭國子駟（?-563B.C.）看見楚師「不整」，即言：「列喪，將何以戰」。⁴¹因此晉文公城濮之戰前，特別登有莘之虛以觀看軍容，最後確定「其可用也」。⁴²吳王闔閭（?-496B.C.）讓孫子（545B.C.-470B.C.）訓練各路軍隊，直到「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為止，⁴³因此吳王才敢「鳴鼓會軍」，以攻打楚國。簡文一開始楚王先施行大蒐，但呈現出「師徒乃亂」的情況，此「亂」可能指各路軍隊會師時出現「亂次」，⁴⁴《孫子兵法·地形》：「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⁴⁵大蒐禮的

³⁵ 《左傳》，卷20〈文公十六年〉，頁347。

³⁶ 同前註，卷28〈成公十六年〉，頁475。

³⁷ 同前註，卷35〈襄公二十五年〉，頁622。

³⁸ 同前註，卷4〈隱公九年〉，頁76。

³⁹ 同前註，卷7〈桓公十三年〉，頁125。

⁴⁰ 同前註，卷8〈莊公十年〉，頁147。

⁴¹ 同前註，卷28〈成公十六年〉，頁474。

⁴² 同前註，卷16〈僖公二十八年〉，頁272。

⁴³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上海：上海古籍，1997年7月），〈闔閭內傳第四〉，頁52。

⁴⁴ 《左傳》，卷7〈桓公十三年〉，頁125。

⁴⁵ 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卷下〈地形〉，頁224。

目的原是要讓百姓知禮，⁴⁶既然出現亂次，因此楚王要陳公狂整師，而整師的方式即讓各路軍隊操練分進合擊，能在會師時井然有序的前進，訓練到「各得其行」。即便啓卒在山陵行走，會師時亦能納入王卒，使全軍不因亂次而造成停止前進。這種會師的訓練當在平時就要演練充足，一旦到了戰場，若無法迅速整編部隊，那麼全軍將陷入危險，我們從幾個歷史戰爭中就可理解這種訓練的重要性。晉、楚城濮之戰，楚右師是由陳國和蔡國混合編隊，一開始右師即遭潰敗，之後左師也遭潰敗而造成整個楚師敗績，最後子玉（?-632B.C.）「收其卒而止」，⁴⁷此句與簡文「內（納）王卒而毋_止（止）」正好處於相反的情況，子玉收編這些王卒卻無法再繼續攻擊，內部可能面臨整師的問題。楚平王（?-516B.C.）時，薳越（?-519B.C.）帥師合同六國軍隊（頓、胡、沈、蔡、陳、許）來救州來，當時吳公子光即指出各國之間的問題：

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⁴⁸

後來因三國（許、蔡、頓）潰奔，楚師也無法整編這些軍隊，最終也造成楚師整個大奔。隨國的季梁（生卒年不詳）很早就指出楚國軍隊的缺點：「偏敗，眾乃攜矣。」⁴⁹偏師是主力軍以外的部隊，一旦這些部隊潰散，而主力軍也無法及時整編，就會造成全軍大敗的情況，因為楚國的戰爭史就常發生這樣的情事，故楚王要陳公狂訓練至「內王卒而毋_止而徒」，或即偏師納入主力部隊（王卒）時，楚

⁴⁶ 《左傳》，卷 16〈僖公二十七年〉，頁 268。

⁴⁷ 同前註，卷 16〈僖公二十八年〉，頁 273。

⁴⁸ 同前註，卷 50〈昭公二十三年〉，頁 878。

⁴⁹ 同前註，卷 7〈桓公八年〉，頁 119。

軍可以迅練整編而繼續前進。

（四）「乃𡩊，𡩊（整）帀（師）徒」句

「整師」應為作戰訓練而整頓師徒，但此詞不太見於先秦文獻中，只見《國語·晉語四》：「君若昭先君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⁵⁰其實，在文獻中與「整師」意思相近之詞是「振旅」。《國語·晉語五》：「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汪遠孫曰：「治兵振旅，亦是行師習戰之禮。」⁵¹曹建敦說振旅在文獻中有兩種用法，其一為「軍隊打仗凱旋歸來或者軍事訓練結束後的班師之禮」，其二即「厲兵練卒，整頓軍隊。」⁵²「振旅」一詞最早見於商代甲骨卜辭：

（1）丁丑王卜，貞：其𡩊（振）旅，延𡩊〔于〕孟，往來亡災。王曰：吉。

《合集》36426

（2）丙子卜，貞：翌日丁丑王其𡩊（振）旅，延𡩊，不邁大雨。茲孚。⁵³

《合集》38177

鍾柏生認為「振旅」在商代有「操兵習戰，寓戰於獵」等性質，⁵⁴郭旭東認為卜辭的「振旅」是「指軍隊在向目的地行進途中進行的軍事演習或訓練」。⁵⁵從本文來看，整師的意思與振旅第二意相同。而「𡩊」是位於「整師」前的一項動作，或

⁵⁰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4月），卷10〈晉語四〉，頁339。

⁵¹ 同前註，卷11〈晉語五〉，頁380引。

⁵² 曹建敦：《先秦禮制探賾》（天津：天津人民，2010年10月），頁155。

⁵³ 關於「孚」字的釋讀，詳見裘錫圭：〈釋厄〉，《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頁445-460；〈雙公盞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161-166。

⁵⁴ 鍾柏生：〈卜辭中所見殷代的軍禮之二—殷代的大蒐禮〉，《中國文字》（新十六期）（臺北：藝文印書館，1992年4月），頁74。

⁵⁵ 郭旭東：〈殷墟甲骨文所見的商代軍禮〉，《中國史研究》第2期（2010年5月），頁65。

釋爲「噬」、「誓」、「逝」，林清源則讀爲「設」。⁵⁶從楚簡的用字習慣來看，⁵⁷此字大都讀爲「噬」，筆者認爲學者將此字讀爲「誓」應較接近事實。⁵⁸古代軍戰中必有「誓」，《孔叢子·問軍禮》記載行軍之禮：「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走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⁵⁹《墨子·非命上》：「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⁶⁰本篇「𣪠」位於整師之前，因此若將「𣪠」讀爲「誓」，正好符合〈非命上〉所講的「誓」之目的。「誓」除了用於軍事之外，也用於兼有軍事演習性質的狩獵活動「蒐」上，⁶¹《禮記·月令》：「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驪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撲，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⁶²即是這種情況。

（五）「小人將車爲室女」

《毛詩·小雅·無將大車》：「無將大車，祇自塵兮」，毛《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鄭《箋》：「將，猶扶進也。」⁶³簡文的「將」即以手推而前進之意。⁶⁴「車」指「大車」，杜正勝認爲「大車」即輜車，爲載器械、財貨、衣裝，即補給軍需的輜重。⁶⁵

⁵⁶ 以上俱見林清源：〈《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頁133-134。

⁵⁷ 此點承郭永秉先生提示，在此感謝！

⁵⁸ 「噬」可與「逝」相通，而「逝」又與「誓」可相通，因此「噬」通「誓」當沒有問題，相通的情況見高亨：《古代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7月），頁645。

⁵⁹ 傅亞庶：《孔叢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6月），卷6〈問軍禮〉，頁420。

⁶⁰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4月），卷9〈非命上〉，頁267。

⁶¹ 商豔濤：《西周軍事銘文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頁146。

⁶²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卷17〈月令〉，頁338。




⁶³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卷13之1〈小雅·無將大車〉，頁445。









⁶⁴ 余培林：《詩經正詁》（修訂二版）（臺北：三民書局，1999年3月），頁444。

⁶⁵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6月），頁72。

(六) 「八鼓五𦍋」

「𦍋」，此字原整理者讀爲「鐃」，可信。不過其旁之「堯」形與一般楚文字的「堯」形不同：

 郭《六》7  上博二《子》5 正  上博七《鬼》1

蘇建洲認爲所謂「鐃」字是否是李家浩所提酒器「𦍋」() 的訛變或省體。⁶⁶其實，此字所从的「堯」形疑承自甲骨文的「堯」形：「」（《合集》9379），只是楚文字將下部由踞跪形改爲立人形，此情況就好像甲骨的「見」和「視」。「視」下從立人形，「見」下從踞跪形，但在楚簡中，「見」或作「」（郭店楚簡《老子丙本》簡5），但也有從人形作「」（郭店楚簡《五行》簡23）。而楚簡的「堯」下所从以人形爲主。郭永秉指出：「戰國文字中的『土』旁，不會再寫成這種空心圈形。」⁶⁷不過在戰國楚簡中，「土」形作空心圈形之例確實也不少，如「堇（型）」字，郭店楚簡《緇衣》13作：「」，郭店楚簡《老子乙本》簡12作：「」，又如「地」字，郭店楚簡《太一生水》5作：「」，在獨立的「土」形中也可見到此現象，如郭店楚簡《緇衣》13作「」，只是「堯」寫成像本篇這樣的字形確實未見於以往的楚文字中，對於此字的釋形，目前仍有疑問，但作爲樂器名「鐃」應是可信。

關於「八鼓五𦍋」，張崇禮：「五𦍋，指鉦鐃之類。𦍋，舉也。鉦鐃之類皆手持舉之，振動以發聲。」⁶⁸文獻中記載出征時，往往沒有清楚詳載軍鼓的數量，「八鼓」指鼓和鼙合計共八個。五稱，指鉦、鐃、鐃于、金鐃、木鐃。《國語·吳語》：「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鐃于，振鐃，勇怯盡應，三軍皆嘩鉦

⁶⁶ 蘇建洲：〈初讀《上博九》筭記（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6），2013年1月6日發表。

⁶⁷ 見郭永秉2014.9.16來信。

⁶⁸ 張崇禮：同註18。

以振旅，其聲動天地。」「丁寧」即鉦也。文獻中對於各種樂器在軍旅中是扮演什麼角色？並沒有仔細說明，大體上只分鼓和金兩種（如下表所示）。至於樂器的相關指令主要是區分為進（或稱前）、退、坐、止等項目，因此蘇建洲將「𦔑」字讀為「坐」，應是可信的。⁶⁹「坐是戰士的防禦姿態，部隊轉入防禦時，圓陣前行的步卒即以坐姿迎敵」。⁷⁰文獻中有關木鐸的使用，僅知在軍旅中可用以「修火禁」，⁷¹但在本篇中，木鐸還可以用以作軍隊行進操練項目之一，可補文獻之缺憾。且一般而言，鼓都是用於軍隊的行進，《禮記·樂記》：「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少數或用以命令部隊撤退，如《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晉軍敗退時，荀林父（?-593B.C.）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⁷²不過從本簡中可知，像鼙這樣的小鼓在軍中還可以指揮部隊停止前進。

樂器	陳公治兵	《吳子·應變》	《孫子兵法·見吳王》	《荀子·議兵》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六韜·勵軍》
鉦鐃	左	止	坐	退		怒
鐃于	右	止	坐	退		怒
金鐸	坐	止	坐	退		怒
木鐸	起					
鼓	進	進	前	進	左、右	喜
鼙	止	進	前	進		喜
𦔑	壯士					
喬山	退					

（七）「𦔑以壯士，喬山以退之」

「𦔑」和「喬山」兩辭不易理解，曹建敦認為：

⁶⁹ 跪、坐本為一語一形之分化，見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睢》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戰國竹書論集》，頁130；程燕：〈「坐」、「跪」同源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0月），頁641-643。

⁷⁰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頁217。

⁷¹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卷36〈秋官·司烜〉，頁550。

⁷² 《左傳》，卷23〈宣公十二年〉，頁396。

古代兵家要求退卻時要像山一般穩重，沉著冷靜。如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十陣》云：「**輒**山而退。」《吳子·應變》：「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退卻之時最易導致陣行混亂從而遭到敵人攻擊，所以要求退兵時要井然有序，《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晉楚邲之戰，士會「殿其卒而退」，即其例。今日習語「兵敗如山倒」，可與簡文反觀。……簡文意思是說退兵時如高山般穩重。⁷³

不過「**鋸**溝」和「**喬**山」兩辭位於一系列的軍樂器後方，不排除可能是古代的軍樂名稱。⁷⁴前者以水名來命名，⁷⁵後者以高山命名。《列子·湯問》：「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⁷⁶琴樂中涉及泰山和流水，反觀「**鋸**溝」和「**喬**山」，大概也是以水和山來相對命名。

（八）「童（踵）之於後，以厚王卒，三鼓乃行」

簡 14 之「童」，即「踵」，陳佩芬釋為「踵軍」是對的。⁷⁷《尉繚子·踵軍令》：「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為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為戰，合之表，合表乃起。」⁷⁸《六韜·絕道》：「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⁷⁹「厚」，林清

⁷³ 曹建敦：〈上博簡（九）《陳公治兵》研讀劄記（二）〉。

⁷⁴ 林清源認為這二詞可能是樂器名，亦可為樂曲名或樂調名，惟不知孰優孰劣，姑且並存待考，見氏著：〈《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2014年6月25日修訂稿），頁5。

⁷⁵ 石鼓文〈汧墜〉：「溝又小魚」，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月），頁768指出：「『溝』為淺水，故有小魚」，字或通『瀨』。

⁷⁶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2月），卷5〈湯問〉，頁178。

⁷⁷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頁183。

⁷⁸ 「前軍」應為「前大軍」之誤，參鍾兆華：《尉繚子校注》，卷4〈踵軍令〉，頁65。

⁷⁹ 《六韜》（《中國兵書集成》第1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7月，頁417-512），卷4〈虎韜·絕道〉，頁482。

源訓爲「增益」是對的，在後頭的踵軍本來就是當前軍出現緊急時前去支援。

三、「戰史」類簡文釋讀

本節大都涉及楚國以往的歷史戰爭，基本上，這些戰爭都是楚軍勝利的紀錄。有些紀錄見於文獻，然而武王以前的戰史大都不見於文獻材料，可補楚史之缺，茲將這一部的簡文逐錄於下：

𠄎戰於𠄎（郟）咎，帀（師）不𠄎（絕）。畚（熊）𠄎（雪）、子𠄎（林）與郟（巴）人戰於駱（雒）州，帀（師）不𠄎（絕），𠄎（安）得其𠄎（猿）旗。^⑧屈𠄎與郟（巴）命（令）尹戰於𠄎（息），【3】戰而之。先君武王與（郟）人戰於蒲窋（蒲騷），帀（師）不𠄎（絕）。先君文〔王〕𠄎【2】戰於涂（沮）漳之澍（潁），帀（師）不𠄎（絕）；或（又）與晉人戰於兩棠，帀（師）不𠄎（絕）。【4】

現在筆者將上文的戰史表列於下。

楚王世系	戰史	相關文獻
不詳	戰於𠄎咎	文獻缺載
畚、子𠄎	與巴人戰於駱（雒）州	文獻缺載
（若敖、霄敖、蚡冒之世）	屈𠄎與巴令尹戰於息	文獻缺載
楚武王（？-690B.C.）	與郟人戰於蒲窋（蒲騷）	《左傳·桓公十一年》
楚文王（？-675B.C.）	簡文殘損	
楚莊王（？-591B.C.）	戰於涂漳之澍	《左傳·宣公四年》
	與晉人戰於兩棠	《左傳·宣公十二年》

⑧ 單育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雜識〉，「出土文獻的語境」論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年8月27-29日），頁1。此情況就好像《左傳》，卷57〈哀公二年〉，頁996：「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纛旗。」

（一）釋「帀不𦘒」

「帀不𦘒」讀為「師不絕」。不絕，即「相繼」也，《左傳·僖公十三年》：「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⁸¹故「師不絕」應指後備的兵源或物資相繼不絕，《後漢書·吳延史盧趙列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⁸²又同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此即《孫子兵法·軍爭》：「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⁸³

（二）「戰於涂漳之澍（潁），帀不𦘒（絕）」史料試析

從後文「或（又）與晉人戰於兩棠」（即邲之戰）來看，那麼「涂漳之澍」戰役也應是發生在楚莊王時期的事。張峰認為：「簡4『戰于涂漳之澍。』涂可能讀為沮，這一點網友『鳴鳩』已經指出。二者皆為魚部字，且漳水和沮水有匯合交叉之處，作戰地點在兩水邊是可能的。」⁸⁴筆者認為此戰役就是楚國內亂中楚莊王與若敖間的戰役。《左傳·宣公四年》：

師于漳澍，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澍。伯棼射王，汰斬，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斬，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⁸⁵

⁸¹ 《左傳》，卷13〈僖公十三年〉，頁224。

⁸²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2月），卷64〈吳延史盧趙列傳〉，頁2124。

⁸³ 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卷中〈軍爭篇〉，頁140。

⁸⁴ 張峰：〈《上博九》讀書筆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2〉，2013年1月7日發表。

⁸⁵ 《左傳》，卷21〈宣公四年〉，頁370。

此次戰爭地點雖在皋澨，但楚王軍隊是駐紮在漳澨，且楚王與若敖氏作戰過程中，楚王師還有退兵的現象，之後才回擊成功，因此整個戰役未必只限於皋澨一地。古代對戰役的命名未必以一開始作戰點作為該戰役之名稱，如楚晉邲之戰，一開始是戰於楚軍駐紮地管地附近，後來打到黃河邊，到了黃昏，楚軍才駐軍到邲地，因此文獻上對此次戰役有不同的稱呼，如《左傳·昭公五年》稱「邲之役」，但《呂氏春秋·至忠》或作「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⁸⁶上博七《鄭子家喪》甲、乙本簡7：「與之戰（戰）於兩棠，大敗晉師（師）安（焉）。」⁸⁷或以戰地所在的流域區域來稱之，如《韓非子·喻老》：「楚莊王既勝狩〈晉〉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⁸⁸《淮南子·人間》：「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⁸⁹《史記·楚世家》作：「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⁹⁰清華簡《繫年》簡64-65：「楚人被駕以白（迫）之，述（遂）敗晉白（師）于河〔上〕……」⁹¹因此再返回來看楚王與若敖氏的戰役，其一開始的退軍，不排除是退到楚師的駐紮地漳澨，而後楚王卒再從此地回擊。關於「漳澨」的地理位置，杜預《注》：「漳水邊。」歷來學者有不同的觀點，田成方認為：「漳澨在今湖北宜城市所在的蠻河流域」，⁹²若依此說，漳澨位於古漳水和古沮水的匯流處（如下圖所示）。那麼簡文所言「戰於涂（沮）漳之澨（澨）」，與此地就相當接近，換言之，此條史料可能就是指楚莊王九年與若敖的內戰，這一次的戰役，楚莊王最後亦獲得勝利。

⁸⁶ 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2002年4月），卷11〈至忠〉，頁584。

⁸⁷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2008年12月），頁178。

⁸⁸ 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2000年10月），卷7〈喻老〉，頁435認為「狩」是「晉」字之誤。

⁸⁹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2013年1月），卷18〈人間訓〉，頁1878。

⁹⁰ （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9月），卷40〈楚世家〉，頁2042。

⁹¹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12月），頁165。

⁹² 田成方：〈皋澨之戰地理考析〉，《江漢考古》總117期（2010年4期），頁84。



圖 1 漳滙位置圖

田成方，〈皋澨之戰地理考析〉，頁 85

最後筆者來談涂（定母魚部）、沮（精母魚部）聲韻的問題。⁹³兩者韻部相同，但前者為舌頭音，後者為齒頭音，聲紐似相差甚遠。孟蓬生認為在歌月元微物文六部中，「似乎表現出舌音和齒音在合口條件下相通更為容易的趨勢。」⁹⁴除此，舌音和齒音相通之例又見「中」和「臧」兩音，「中」屬端紐（舌頭音），「臧」有從紐和精紐兩種讀法（齒頭音），孟蓬生認為「中聲字古音或與齒音相通」。⁹⁵麥耘曾舉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的「仞（舌音）」可通「千（齒

⁹³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8月），頁156、182，以下本文中的上古音擬定皆出自此書，不另作注。

⁹⁴ 孟蓬生：《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頁127。

⁹⁵ 孟蓬生：〈上博簡「臧罪」音釋——談魚通轉例說之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938），2012年10月4日發表。

音)」爲例，說明舌音和齒音有互通之例，⁹⁶這些例子皆表現出舌音和齒音在某些情況下有相通的可能性，若此，舌音的「沮」在上古有可能與齒音的「涂」相通。

四、「出師」及「軍陣」類簡文釋讀

這一部分的簡文涉及到戰爭前的一些軍事措施，如「既斯軍」，以及如何布陣問題，甚至何者地形適合什麼陣式，或什麼地形不適合用車等。但由於簡文殘損嚴重，對於全文的理解不免有些缺憾，目前僅就簡文中的一些問題來進行探討，爲了便於討論，先將這一部分的簡文逐錄於下：

女（如）既至於戟（仇）人之間，𠄎（將）出币（師），既斯（次）軍，左右【4】司馬進於𠄎（將）軍，命出币（師）徒，𠄎（將）軍乃許諾，左右司馬𠄎【5】之币（師）徒乃出。怀（背）軍而𠄎（陣），𠄎（將）軍後出𠄎（焉），名【15】之曰𠄎（奔）行。女（如）𠄎、女（如）逆𠄎、女（如）開𠄎（隧）、⁹⁷女（如）攻𠄎（隧）、女（如）御追，必𠄎（慎）……【16】

檐徒，州元徒𠄎（衛）。女（如）既濞城𠄎（焉），紳（陣）兩和而紉之，⁹⁸必𠄎（慎）𠄎【17】

⁹⁶ 麥耘：〈《帛書老子校注》音韻求疵〉，《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7月），頁432。

⁹⁷ 此字作「𠄎」，原整理者釋為「開」，蘇建洲認為此字應分析為从「門」从「𠄎」，並引何九盈之說認為「開」不從「𠄎」聲為證，因此認為整理者釋為「開」，不確，見氏著：〈初讀《上博九》筭記（一）〉。然而何九盈亦言：「古文『開』的結構从門从𠄎，『𠄎』由兩部分組成，上面的一橫，表示門門，下面的『𠄎』表示左右兩手，兩手持門門以開之。」何九盈之說見氏著：《語言叢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4月），頁207。若此，何九盈僅說「開」不從「𠄎」聲，但並沒有否定此字所代表的仍是「開」字的構形意義，季旭昇認為「開」字為合體指事，即是如此，見氏著：《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2010年12月），頁871。

⁹⁸ 兩和，曹建敦：〈上博簡《陳公治兵》研讀札記（一）〉認為即左右兩翼，可從。紉，有續之意，華學誠匯證：《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9月），頁478引王國維之說認為「紉」義與「擘」無涉，而與「續」及「繩索」之義相近。

☐徒𨔵（甲）居後。⁹⁹申（陣）于𨔵，則徒𨔵（甲）進退【18】

申（陣）於陶阮，則𨔵（雁）飛。申（陣）於𨔵（涅）𨔵、𨔵（深）卉（草）、霜𨔵（露），車則☐【19】

☐兩申（陣）後，乃右𨔵（麾）左𨔵（麾），申（陣）後若繩。或兩申（陣）前，右𨔵（麾）左〔𨔵（麾）〕……【20】

（一）「既斯軍」

關於「斯軍」的讀法，學者有不同的意見，或讀為「載」，或讀為「徙」，林清源贊成讀為「徙」，遷移之意。¹⁰⁰筆者認為「斯」或可讀為「次」，駐紮之意。《左傳》中對於戰爭前的軍隊行動描述，往往用「師次於某」，如〈莊公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成公十六年〉：「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斯」為心母支部，「次」為清母脂部，聲同為齒音，韻部為旁轉。¹⁰¹《左傳·莊公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至於吳越之戰前，文獻或用「屯兵」來形容軍隊的動作，《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

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兕甲。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¹⁰²

「屯」即駐扎之意，與《左傳》的「次」意思相同。

⁹⁹ 「徒甲」見於《司馬法·嚴位》，意為軍士，見鄭慧生：《司馬法校注》，《校勘雜誌一附司馬法校注》（開封：河南大學，2007年9月），頁290。

¹⁰⁰ 以上諸說皆見林清源：〈《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頁139-140。

¹⁰¹ 旁轉依陳新雄：《古音研究》（臺北：五南圖書，1999年4月），頁455。

¹⁰²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頁168。

（二）「佯軍而陣，將軍後出𡗗（焉），名之曰弇行」句解釋

簡 15-16：「佯軍而陣，將軍後出𡗗，名之曰弇行。」關於此句的釋讀，曹建敦認為：「背，背靠。先秦兵家在佈陣或戰鬥時強調背靠有利地形或可以憑靠的場所。」「軍」指「營壘」。「弇行」為「覆襲對方之陣，即所謂伏兵之陣。」¹⁰³此說雖基本上解決了許多的問題，但當中的說法仍不無疑點。「佯（背）軍而陣」，若為背靠著營壘而布陣，此陣式僅算是一般情況的軍陣擺法。兩軍交戰，軍隊當然是背對自己的營壘，假如戰敗或有任何緊急事故，可以迅速返回自己的營壘中以求庇護。《史記·項羽本紀》記載漢王（204B.C.）三年，楚漢兩軍對峙於廣武兩側，兩軍分別背對著自己的營壘，漢王（247B.C.-195B.C.）被項羽（232B.C.-202B.C.）射傷後，即迅速返回自己的陣地。¹⁰⁴但這種情況豈可稱「覆襲」？筆者認為此「背」可以兵陰陽之「背」字來作解釋，馬王堆帛書《刑德》甲本：

倍（背）刑德戰，勝，拔國。左刑迎德戰，敗，亡地。117

倍（背）德右刑戰，勝，取地。左德迎刑，大敗。118¹⁰⁵

陶磊說：

文中倍、背含義當相同。所謂的左右迎背，實際就是左右前後，是就占者與刑德的位置關係而言的。¹⁰⁶

故「背」有在其後之意。「軍」可指敵軍，「佯軍而陣」即在敵軍背後布陣，類

¹⁰³ 曹建敦：〈上博簡（九）《陳公治兵》研讀劄記（一）〉。

¹⁰⁴ 《史記》，卷7〈項羽本紀〉，頁412-413。

¹⁰⁵ 陳松長：《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臺北：台灣古籍，2001年4月），頁106-107。

¹⁰⁶ 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從數術史的角度》（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7月），頁135。

似的戰法又見《宋史·王友直傳》：「潛由小逕背敵陣，因其輜重，扼歸道橋，左右枕水。」¹⁰⁷《左傳·桓公九年》：「鄧人逐之，背巴師」，杜預《注》：「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即巴人在鄧軍的後方而加以襲擊，此戰法在《孫臏兵法》中稱「乘敵虛背」，¹⁰⁸類此戰法，才可稱「弇（掩）行」。

（三）「申（陣）於陶阨，則𩇑（雁）飛」

𩇑（雁）飛，曹建敦認為即古陣之「雁行」，¹⁰⁹可從。至於雁行陣適於哪種地形，文獻所提供的材料並不多，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官一》簡409：「爲畏以山胠，秦拂以透迤，便罷以雁行」，¹¹⁰學者或以前面的「爲畏以山胠」與雁行陣有關，但仔細看這三個句式，可以發現「山胠」、「透迤」、「雁行」等情況是彼此獨立的，¹¹¹即「爲畏」就以「山胠」來處置；「秦拂」就以「透迤」來處置；「便罷」就以「雁行」來處置，因此前文的「爲畏以山胠」與後文的雁行陣無關。此處「便」可解爲「利也」，罷，疲也，此句或言「利用敵軍疲憊時就用雁行陣」。¹¹²根據學者對雁行陣的研究有兩種模式（陣式見圖2、圖3），此陣式的特點是可以「沿著敵軍的兩側方向迅速運動，使整個隊形盡快展開，以保證部隊能夠在行進中對敵攻擊。」¹¹³且從春秋的例子來看，當時的雁行陣以戰車爲主，如

¹⁰⁷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1月），卷370〈王友直傳〉，頁9112。

¹⁰⁸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1月），卷149〈兵二〉，頁3810。

¹⁰⁹ 曹建敦：〈上博簡（九）《陳公治兵》研讀劄記（一）〉。

¹¹⁰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頁68。

¹¹¹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疑「山胠」、「透迤」、「雁行」亦陣名，見《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頁70注〔一〇〕。

¹¹² 李興斌、邵斌：《孫臏兵法新譯》（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7月），頁47譯為「疲憊敵人」，可從。駢宇騫等人或解釋作「適宜展開陣式時要擺開雁行陣」，但此說過於籠統，什麼是適宜展開陣式？文意並不清楚，此說見駢宇騫、王建宇、牟虹、郝小剛：《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3月），頁196。

¹¹³ 藍永尉：《春秋時期的步兵》，頁194。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藍永尉認為晉軍的追擊隊形不是從正後方直追，而是展開成雁翅形，從左右兩側包抄接敵的，當時追擊的只是一個「雙車編組」。¹¹⁴楊英傑認為：「雁陣把每輛戰車、各個偏組都緊密地聯繫起來，組成一個互相支援的統一體。」¹¹⁵因此若是以戰車為主的隊形，至少得在一個適合戰車馳騁的地形上才可施展此陣式。阬，《漢書·揚雄傳》：「陳眾車所東阬兮，肆玉欽而下馳。」¹¹⁶顏師古注：「阬，大阜也，讀與岡同。」¹¹⁷「阬」適合眾車之馳騁，對於像雁行這種陣式應是合適的。至於「𡵓」字，當釋為「陞」，還是「陶」？原整理者釋為「陞」，一些學者或釋為「陶」（「陞」「陶」字形比較表如下）。¹¹⁸在出土文獻中，文例明顯可釋為「陞」字大多從「又」形，如「𡵓」（〈雙公盟〉，《新收》1607，西周中期），大部分的學者都釋為「陞（陞）」。¹¹⁹但少數「又」形亦有類化成「𠂇」形的，如新蔡葛陵楚簡甲三25中有一字作「𡵓」，上部的「又」形就類化成「𠂇」形，但因其文例是「𡵓侯」，故讀為「隨侯」沒有問題。¹²⁰其次再來看「陶」字，楚文字中，可明顯釋為「陶」的字作「𡵓」（上博二《容成氏》簡13）、「𡵓」（郭店《窮達以時》簡2），何琳儀認為从「缶」聲，¹²¹魏宜魏則認為「𡵓」表示燒制陶器的窑灶，「缶」代表窑灶中的陶器。¹²²但在齊系文字中，「陶」字或作「𡵓」形，如「𡵓」（〈齊鮑氏孫□鐘〉，《集成》142，春秋晚期），此體承自西周〈不其簋〉的「𡵓」字（《集成》4328，西周晚期），〈不

¹¹⁴ 藍永尉：《春秋時期的步兵》，頁187。

¹¹⁵ 楊英傑：《戰車與車戰》（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12月），頁245。

¹¹⁶ 原句作「陳眾車所東阬兮」，王先謙認為「所」作「於」才正確，見氏著：《漢書補注》，卷87〈揚雄傳〉，頁5335。

¹¹⁷ 《漢書》，卷87〈揚雄傳〉，頁5335。

¹¹⁸ 林清源：〈《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2014年6月25日修訂稿），頁29。

¹¹⁹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二）（葛陵楚墓竹簡 長臺關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7月），頁66注〔131〕；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頁420。

¹²⁰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 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9月），頁246。

¹²¹ 魏宜輝：〈說「缶」〉，《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頁636。

其簋〉雖歸類爲秦系文字，¹²²但其出土地在山東省滕縣後荊溝西周墓中，且山東傳有一件〈不其簋蓋〉，¹²³或可說明〈不其簋〉與後來齊系文字密切相關。關於〈不其簋〉的「𠂔」字，王輝釋爲「从二人二土一阜，象人在溝岸邊埴土作器，或說即陶之本字。」¹²⁴〈齊鮑氏孫□鐘〉之「陶」字或類化爲「𠂔」，魏宜輝認爲其基本聲符應該就是从「𠂔」（伏）。¹²⁵包山楚簡 111 作「𠂔」，李守奎等釋爲「𠂔」，¹²⁶不過細審此字，其偏旁與「𠂔」字相差甚遠，楚文字的「𠂔」字一般作「𠂔」形（簡 265），因此釋爲「𠂔」字不確，此字當從何琳儀釋爲「陶」，「𠂔」爲疊加音符（幫母幽部），¹²⁷讀爲「陶」（定母幽部）。上博九「𠂔」結構與包山楚簡相同，也當讀爲「陶」。至於郭店楚簡《語叢四》簡 22 作「𠂔」，大部分的學者都隸定作「陸」，¹²⁸而李零隸定作「陶」，意指山坡。¹²⁹林清源從李零之說，認爲此字右半从「𠂔」、从「土」，也釋爲「陶」。¹³⁰不過「𠂔」字除了最上部的「𠂔」及下部的「土」形符合「陶」字部件外，中間仍有一些筆畫與「陶」字寫法不類，此字是否爲「陶」字訛寫，還無法確定。「陶阬」，林清源釋爲「兩重的山崗」，即「高低起伏的山崗」。「陶」用以修飾「阬」，而阬適用車行，故「陶阬」之地適合雁行陣的布置。

¹²² 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年 7 月），頁 1-6。

¹²³ 李學勤：〈補論不其簋的器主與年代〉，《早期秦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 8 月），頁 7，後又收入：《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 10 月），頁 524-527。

¹²⁴ 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頁 5；《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248。

¹²⁵ 魏宜輝：〈說「匄」〉，《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頁 637。

¹²⁶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2012 年 12 月），頁 399。

¹²⁷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 戰國文字聲系》，頁 238。

¹²⁸ 這些說法皆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一）（郭店楚墓竹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170 注〔16〕。

¹²⁹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8 月），頁 60。

¹³⁰ 林清源：〈《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2014 年 6 月 25 日修訂稿），頁 28。

	金文				楚簡		
							
隨	〈衛鼎〉 集成 2832 西周中期	〈公盤〉 新收 1607 西周中期	〈隨大司馬 戲有戈〉 ¹³¹ 春秋中期	〈隨仲嬭加鼎〉 ¹³² 春秋中期	清華簡 《繫年》 51	清華簡 《繫年》 54	清華簡 《繫年》 66
							
	包山楚簡 168	包山楚簡 111	新蔡簡 甲三 25	上博三 《周易》 26			
陶							
	〈陶子盤〉 集成 10105 西周早期	〈戈父辛鼎〉 集成 2406 西周早期	〈伯陶鼎〉 集成 2630 西周中期	〈不其簋〉 集成 4328 西周晚期	〈不其簋〉 集成 4329 西周晚期	上博《陳公 治兵》 簡 19	上博《邦人 不稱》 簡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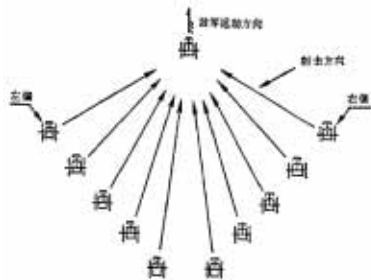


圖 2 雁行陣

藍永尉，〈春秋時期的步兵〉，頁 193



圖 3 雁行陣

楊英傑，〈戰車與車戰〉，頁 242

¹³¹ 圖取自黃錦前：〈隨州新出隨大司馬嘉有戈小議〉，《江漢考古》總 126 期（2013 年 1 期），頁 82-85。「戲」字釋讀採羅運環：〈隨大司馬戲有之行戈「戲」字考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10），2013 年 2 月 1 日發表。

¹³² 圖取自曹錦炎：〈「曾」、「隨」二國的證據——論新發現的隨仲嬭加鼎〉，《江漢考古》總 121 期（2011 年 4 期），頁 68。

(四) 「𦵏𦵏」

簡 19：「申（陣）於𦵏（涅）𦵏、𦵏（深）卉（草）、霜𦵏（露），車則𦵏
「𦵏」，从「勿」从「呈」，字書所無。張峰認為「字從勿從土從日，實際上就是『埤』」，《方言·卷六》：『埤，墊，下也。凡柱而下曰埤，屋而下曰墊。』錢繹箋疏：『《廣雅》：「墊，下也。」《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涅、埤古今字。』¹³³ 林清源亦讀為「涅」，《說文》訓作「黑土在水中也」。¹³⁴「𦵏」字當從張峰及林清源之說，讀為「涅」。至於「𦵏」，从「與」聲，或可讀為「洳」，「與」為餘母魚部，「洳」為日母魚部，餘母屬舌頭音，日母屬舌上音，錢大昕言：「古無舌頭舌上之分。」¹³⁵韻部則相同。「洳」意為低濕之地。《孫臏兵法·威王問》簡 270：「三里瀟（沮）洳將患軍」，整理小組注：「『瀟洳』，即『沮洳』，沼澤地帶。」¹³⁶此段所指稱應為不利軍車行經之地，《六韜·戰車》中有「十死之地」：

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¹³⁷

可與本文相參照。

(五) 「兩申後」段解釋

「兩」字作「𦵏」、「𦵏」，原整理者釋為「倆」，郭永秉認為此字釋為

¹³³ 張峰：〈《上博九》讀書筆記〉。













¹³⁴ 林清源：〈《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頁 140。

¹³⁵ （清）錢大昕，楊軍勇整理：《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2011 年 6 月），卷 5〈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頁 100。

¹³⁶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頁 53 注〔二四〕。

¹³⁷ 《六韜》，卷 6〈犬韜·戰車〉，頁 506。

「兩」蓋不可從，當從陳劍釋為从「人」从「𠂔」之字。¹³⁹ 筆者認為此字就是「兩」字，為了便於討論，茲將古文字的「兩」字表列於下。對照之下，「𠂔」與《吳命》的「𠂔」及新蔡楚簡的「𠂔」差別不大，此字只是將上部的「𠂔」形寫成「𠂔」形，這種變化在楚簡中亦可找到相關的例子，如楚簡的「癰（鷹）」字作「𠂔」（新蔡葛陵楚簡甲二 22），¹⁴⁰ 但「𠂔」旁亦有寫成「𠂔」形，如「𠂔」（新蔡葛陵楚簡乙三 33）、「𠂔」（新蔡葛陵楚簡乙三 51），又如「膺」字作「𠂔」（新蔡葛陵楚簡零 199），但亦可作「𠂔」（新蔡葛陵楚簡甲三 219）、「𠂔」（新蔡葛陵楚簡乙二 19），可證，本簡「兩」的情況也是如此。

					
《孔子詩論》13	《孔子詩論》14	《容成氏》38	《互先》11	《鬼神之明》4	《吳命》3 正
					
《凡物流行》21	《鄭子家喪》 甲本 7	《鄭子家喪》 乙本 7	郭店《語叢四》 簡 20	新蔡楚簡 乙二 9	新蔡楚簡 甲三 188

簡 20：「兩申（陣）後，乃右𠂔（𠂔）左𠂔（𠂔），申（陣）後若繩。或兩申（陣）前，右𠂔（𠂔）左𠂔〔（𠂔）〕……」此段文意不易理解，陳佩芬認為是上簡（即簡 19）所述「申於陸隄和申於𠂔𠂔」以後，¹⁴⁰ 不過此說未必符合簡文的意思。此段可能是因應前文不利車行地勢所採用的步兵方陣。《左傳·昭公元年》記載魏舒（565B.C.-509B.C.）的陣法：「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其最邊的一個方陣（前拒）只是為了誘敵而設，所以它的本體實際

¹³⁹ 郭永秉 2014 年 9 月 16 日來信。

¹³⁹ 此字釋讀見李守奎：〈包山楚簡 120-123 號簡補釋〉，《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2010 年 10 月），頁 211。

¹⁴⁰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頁 188。

只是四個方陣，按前、後、左、右配置，中間是空的。¹⁴¹前文提到不利車行的條件，此簡可能是講因應這種不利車行的地形而採取的步兵陣，即魏舒所云：「乃毀車以爲行」。兩，《周禮·夏官·司馬》：「二十五人爲兩。」兩是由五伍組成（關於兩的配置如圖4）。「乃右棘（麾）左棘（麾），陣後若繩」，「乃」爲緩辭，¹⁴²「右棘（麾）左棘（麾）」，意同於「左右麾軍」、¹⁴³「麾左而左，麾右而右」。¹⁴⁴「若繩」意同「中繩」，《呂氏春秋·適威》：「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陣後若繩」即「兩」陣的後方（可能是指「兩」本身的後方部隊或指「兩」後方的「伍」）亦能整齊一致的前進。「或」猶「又」也，¹⁴⁵「申（陣）前兩」的情況亦同，後文所缺大概亦是「陣後若繩」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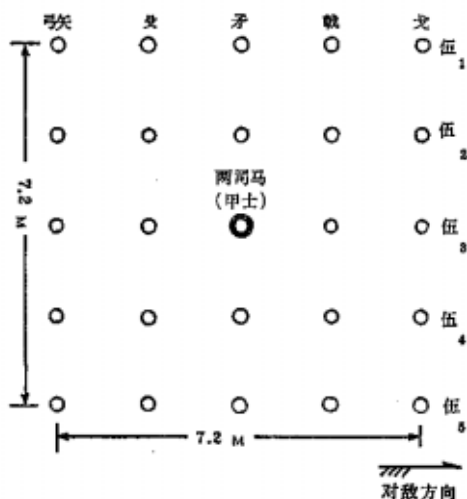


圖4 「兩」配置圖

藍永尉，《春秋時期的步兵》，頁125

¹⁴¹ 藍永尉：《春秋時期的步兵》，頁180

¹⁴² 俞敏監修，謝紀鋒編纂：《虛詞詁林》，頁5。

¹⁴³ 《史記》，卷40〈楚世家〉，頁2042。

¹⁴⁴ （戰國）吳起：《吳子》（《中國兵書集成》第1冊，頁35-62），卷下〈應變〉，頁54。

¹⁴⁵ 俞敏監修，謝紀鋒編纂：《虛詞詁林》，頁329。

五、結論

《陳公治兵》是難得一見的楚國兵書，當中涉及到楚王整軍、楚國戰史、出師及陣式。但由於此篇簡文殘損嚴重，造成部分簡文之文意釋讀有些遺憾，今僅就當中的一些問題來進行探究。現在根據上文的討論，筆者將討論的結果總結於後。

（一）「楚王整軍」簡部分

1. 「𡵓」，當釋為「深」，「深」本身就有高之意，故「𡵓𡵓」可讀為「深巒」。
2. 「𡵓兔」：讀為「雉兔」，「夷」、「雉」相通之例見於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
3. 「啓卒」，即左翼部隊。「𡵓行」當讀為「陵行」，即在山地行走。「內」，讀為「納」，有引而入之意，引申有編入之意。「王卒」是楚王的禁衛軍。「止」，有停留、逗留之意。此段大概是說如果啓卒在山陵行走，（會師時）亦能納入王卒，使全軍不因亂次而造成停止前進。
4. 「乃𡵓，𡵓（整）帀（師）徒」：「𡵓」位於整師之前，因此若將「𡵓」讀為「誓」，正好符合《墨子·非命上》：「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
5. 「小人將車為主𡵓」，此句即《毛詩·小雅·無將大車》毛《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將」意即以手推而前進之意。「車」即「大車」，為載器械、財貨、衣裝，即補給軍需的輜重。
6. 「𡵓」，此字其旁之「堯」形與一般楚文字的「堯」形不同，疑是承自甲骨文的「堯」形。
7. 「𡵓溝」、「喬山」：兩辭位於一系列的軍樂器後方，可能是古代的軍樂名稱。前者以流水來命名，後者以高山命名。
8. 「童（踵）之於後，以厚王卒」：「踵」，指踵軍。「厚」，訓為「增益」。

（二）「戰史」簡部分

1. 「帀不𦵑」：當讀爲「師不絕」，指後備的兵源或物資相繼不絕。
2. 「戰於涂漳之滂（滂），帀不𦵑（絕）」：此戰役就是楚國內亂中楚莊王與若敖間的戰役。涂、沮兩者韻部相同，但前者爲舌頭音，後者爲齒頭音，不過舌音和齒音在某些情況下有相通的可能性，因此兩字在上古有相通的可能。

（三）「出師」及「軍陣」簡部分

1. 既斯軍：「斯」可讀爲「次」，駐紮之意。
2. 「怀軍而陣，將軍後出𡗗（焉），名之曰弇行」：「背」有在其後之意。「軍」可指敵軍，「怀軍而陣」，即在敵軍背後布陣。
3. 申（陣）於陶阬，則𦵑（雁）飛：「陶阬」指兩重的大阜，適合車陣的布置。
4. 𦵑𦵑：「𦵑」讀爲「涅」，指黑土在水中。「𦵑」，或可讀爲「洳」，意爲低濕之地。
5. 「兩申後」段：此簡可能是講因應這種不利車行的地形而採取的步兵方陣。「兩」，原釋爲「倆」，不確，當釋爲「兩」，二十五人爲「兩」。「乃」爲緩辭。「右𦵑（麾）左𦵑（麾）」，意同於「左右麾軍」、「麾左而左，麾右而右」。「若繩」意同「中繩」。

本文僅是對《陳公治兵》中的一些字詞進行初步訓讀，然而該篇中仍有一些尚難解釋之處，如第三部分中的一些陣式內容，迄今仍未有更好的解釋，此部分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後記

本文初稿承蒙林清源先生及郭永秉先生指正，後又經《淡江中文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拙作之細心閱讀及指正，在此謹向以上幾位先生致謝。

林清源先生〈《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一文，後來已正式刊出，¹⁴⁶ 其內容與之前的二篇待刊稿又有些微的差異，茲將其中所論與本文作個簡要說明。

（一）頁 414 亦認為「𠂔」字可能是「𠂔」字，可讀為「高」，與筆者意見相同。

（二）頁 411 註 85 將「𠂔」、「𠂔」釋為「倆」，並認為「『兩』旁與位於其左邊的『人』旁共用豎筆」，此說筆者仍不認同，見前文筆者討論。

（三）頁 424 中，林清源採用該文審查人意見，將「𠂔」和「喬山」釋為樂曲名或樂調名，與筆者有相同的看法。惟筆者認為前者可能是水名，後者是山名，林清源則認為前者或讀為「巨礪」，與「喬山」詞義相契合，具體說法仍不同。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春秋·孫武撰、三國·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09。

戰國·吳起，《吳子》，《中國兵書集成》第 1 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六韜》，《中國兵書集成》第 1 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三國·王肅，《孔子家語》，鄭州：中州古籍，1991。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¹⁴⁶ 林清源：〈《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 年 2 月），頁 403-440。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0。
-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12。
-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0。
-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清·錢大昕，楊軍勇整理，《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2011。
-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

二、近人論著

1. 專著

- 王輝 1990《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
- 王輝 2006《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
-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2012《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
-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 2012《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
- 李守奎 2010〈包山楚簡 120-123 號簡補釋〉，《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
- 李零 2006《《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李零 2007《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李學勤主編 2011《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
- 李學勤 2006〈補論不其簋的器主與年代〉，《早期秦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又收入《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 李興斌、邵斌 2002《孫臏兵法新譯》，濟南：齊魯書社。
- 余培林 1999《詩經正詁》（修訂二版），臺北：三民書局。
- 杜正勝 2004《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社。
- 何九盈 2006《語言叢稿》，北京：商務印書館。
- 何琳儀 2004《戰國古文字典 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
- 周生春 1997《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上海：上海古籍。
- 孟蓬生 2001《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編 2011《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一）

- (郭店楚墓竹書)，北京：文物出版社。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編 2013《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二)
(葛陵楚墓竹簡 長臺關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 林清源 2013〈《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第四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林清源 2014〈《上博九·陳公治兵》簡冊復原問題〉一文，待刊。
- 林清源 2015〈《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季旭昇 2010《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
- 俞敏監修，謝紀鋒編纂 1993《虛詞詁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徐元誥 2006《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 徐寶貴 2008《石鼓文整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高亨 1997《古代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
- 馬承源主編 2008《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
- 馬承源主編 2012《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
- 商豔濤 2013《西周軍事銘文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張玉金 2011《出土戰國文獻虛詞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張雙棣 2013《淮南子校釋》(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
- 陳松長 2001《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臺北：臺灣古籍。
- 陳奇猷校釋 2002《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
- 陳奇猷校注 2000《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
- 陳新雄 1999《古音研究》，臺北：五南圖書。
- 陳劍 2013〈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戰國竹書論
集》，上海：上海古籍。
- 陳劍 2013〈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睢》和《柬大王泊旱》讀後記〉，《戰國竹書
論集》，上海：上海古籍。
- 郭錫良 2010《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麥耘 2002〈《帛書老子校注》音韻求疵〉，《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北

京：中華書局。

曹建敦 2010《先秦禮制探賾》，天津：天津人民。

陶磊 2003《《淮南子·天文》研究——從數術史的角度》，濟南：齊魯書社。

單育辰 2014《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單育辰 2014〈《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雜識〉，「出土文獻的語境」論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年8月27-29日。

黃暉 2009《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程燕 2012〈「坐」、「跪」同源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

傅亞庶 2011《孔叢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華學誠匯證 2006《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北京：中華書局。

裘錫圭 2012〈是「恆先」還是「極先」〉，《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裘錫圭 2012〈釋厄〉，《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裘錫圭 2012〈虢公盃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裘錫圭主編 2014《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北京：中華書局。

楊伯峻 1990《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楊伯峻 2008《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楊英傑 1986《戰車與車戰》，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趙平安 2009〈釋「𣎵」〉，《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1985《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劉釗 1989〈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

鄭慧生 2007《司馬法校注》，《校勘雜誌——附司馬法校注》，開封：河南大學。

駢宇騫、王建宇、牟虹、郝小剛 2007《孫子兵法 孫臏兵法》，北京：中華書局。

鍾兆華 1982《尉繚子校注》，鄭州：中州書畫。

鍾柏生 1992〈卜辭中所見殷代的軍禮之二——殷代的大蒐禮〉，《中國文字》（新十六期），臺北：藝文印書館。

藍永蔚 1979《春秋時期的步兵》，北京：中華書局。

魏宜輝 2012〈說「甸」〉，《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

2. 期刊論文

田成方〈皋澨之戰地理考析〉，《江漢考古》總 117 期，2010 年 4 期。

郭旭東〈殷墟甲骨文所見的商代軍禮〉，《中國史研究》第 2 期，2010 年 5 月。

黃錦前〈隨州新出隨大司馬嘉有戈小議〉，《江漢考古》總 126 期，2013 年 1 期。

曹錦炎〈「曾」、「隨」二國的證據——論新發現的隨仲嬭加鼎〉，《江漢考古》總 121 期，2011 年 4 期。

3. 網站資料

凡國棟〈上博七校讀雜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61#_ftn5（2009.1.8 上網）。

孟蓬生〈上博簡「臧罪」音釋——談魚通轉例說之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938（2012.10.4 上網）。

張崇禮〈讀上博九《陳公治兵》笱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09（2013.1.29 上網）。

張峰〈《上博九》讀書筆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2（2013.1.7 上網）。

曹建敦〈上博簡（九）《陳公治兵》研讀笱記（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32（2013.4.3 上網）。

曹建敦〈上博簡（九）《陳公治兵》研讀笱記（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36（2013.4.23 上網）。

劉樂賢〈讀上博五《競建內之》筭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8（2006.2.20 上網）。

羅運環〈隨大司馬戲有之行戈「戲」字考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10（2013.2.1 上網）。

蘇建洲〈初讀《上博九》筭記（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8（2013.1.14 上網）。

The Textual Criticisms and Explanations of Shanghai Museum Chu Slips, Book Nine: Chapter “Chen Gong Zhi Bing”

Chen, Hsuan-Wei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tent of Shanghai Museum Chu Slips, Book Nine: Chapter “Chen Gong Zhi Bing” 陳公治兵 contains military science of King of Chu, military history of Chu, dispatching troops, formations and many related elements. Lots of discussions have been made on the internet and among scholars for the unclear parts and data links of the slips. This article is sort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Lin Qing-yuan, except part three renamed as “dispatching troops and formations” but not Mr. Lin’s “formations” since it also concerns the troop dispatching manners. As for the data link, because the slips are seriously damaged, regrettably it is difficult to arrange some sections in order or clarify the connections. However, this article explores into the meaning of these slips by researching the words and finding explanations

Keywords: Chen Gong Zhi Bing, dispatching troops, formations, military history

